

底气和底蕴

□赵长春

很有些爱上了中牟,日渐浓厚。

因着中牟文化的多角度呈现,自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底气。

华强·方特、建业·华谊兄弟电影小镇、海昌极地海洋公园,还有海宁皮革城、韩国泰迪熊、李亚鹏中书控股,还有碧桂园商业综合体、砂之船奥特莱斯、王潮歌“只有”系列实景演艺公园……这些,都是中牟人在新时代赋予中牟的新表达。

目光沿历史溯源的话,修辞上的中牟古韵深厚。在位于黄河之滨的中牟游走,左一脚就是华夏文明,右一步就是文化古迹。有着8000年历史的中牟,文化悠久,古迹灿烂——业王岗岗的裴李岗文化遗址,后魏桐树岗的仰韶文化遗址,八岗老寨的龙山文化遗址。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磨盘、古磨棒,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沙质陶鼎、镂空鼎足,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古斧、灰陶器等,中牟馆藏唐代的铜佛像、风花雪月瓶等,如今依然散发着历史深处的光芒,彰显着中牟文化的厚重与璀璨。

中牟,古称圃田,西汉初始置县。武德四年(621年)定名。其后行政区划虽多有变化,县名至今未变。这,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奇,层叠着累累梦想,年轮繁茂。

在塑造中牟文化传奇进程中,历代文化名人前行不辍,书香满身,从不同角度对中牟文化积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,回荡着不同凡响的历史足音。譬如列子,其所创造的成语,如“愚公移山”“杞人忧天”“歧路亡羊”“余音绕梁”“夸父逐日”等,我们依然沿用着。还有美男子潘安,民族英雄史可法,名侯任峻,名宦张孟男,神奇县令鲁恭,文学家潘尼,理学家冉觐祖……一路走来,他们都为中牟文化的自信注入了深厚的底韵,也因此为新时代的中牟奠基了文化自信的满满底气。

文化自信是最深厚的自信。文化自信最需要有底气。行走中牟,感受最震撼的就是中牟有高度的文化自信,有着十足的文化底蕴;而文化底蕴的十足,又强化了中牟人对文化自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。

作为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县,中牟县委、县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挥洒着大手笔:设立“潘安文学艺术创作奖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奖”,每年划拨100万元用于奖励优秀文艺人才和优秀文艺作品。县里每年还投入专项资金800万元,开展“双优”“双带”文化惠民工程。中牟县文化馆、博物馆、农耕文化博物馆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,雁鸣蟹岛、建业·华谊兄弟电影小镇,爱情海购物公园、荷兰·冰雪世界、郑州雁鸣湖野生动物园,王潮歌“只有”河南主题乐园、中国文谷项目……这些文化工程,绘就了一卷逶迤的中牟风

范,以大美的意境使抵达中牟的你我他(她)动容。

兴文化,展形象,中牟的文化自信源远流长。新时代的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这一文化品牌也给予了更深刻、更形象、更生动的解读和注解,抒写这一解读和注解的人,就是中牟县文联主席王银玲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中牟人,王银玲对故乡自有深情激情。在用自己的笔墨抒写对故乡热爱的同时,她努力施展着文联主席应有的才干和职能。2000年起,她先后组织了六届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,500多位作家、诗人,1000多篇佳作,结集成厚厚的两大本《雁鸣湖金秋·诗歌卷》和《雁鸣湖金秋·散文卷》,让雁鸣湖的文学大雁飞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,为宣传中牟宣传雁鸣湖,提高中牟知名度和美誉度做着积极的贡献!

如今,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已经成为提升中牟知名度、美誉度的重要文化品牌,享誉省内外。

国运兴,文化兴。文化需要建设,并且久久才能为功。王银玲把“文化组织工作者”应有的热情、担当、作为、责任发挥到接近极致,把文化建设工作组织得这么好,所构成的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现象,可以成为其他县级市文联的模板,可以参考和学习!

这也是中牟文化自信的底蕴和底气的重要组成部分,值得我们研究、肯定、致敬。

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,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躯体。一个地域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,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,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。即文化不仅要溯源,还要流长;不仅要根深,还要叶茂;不仅要有传统性,还要有现代性。这方面,中牟做得非常到位,既有文化底蕴,又有文化底气!

“作为郑州东拓桥头堡,中牟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,拥有发展文化旅游、特色小镇得天独厚的土壤和优势。实力中牟、宜居中牟、创新中牟,是盛放在中原大地的一朵奇葩,是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巨大引擎!”——前不久,在“全国小小说名家看中牟”采风,王银玲作为组织者,认真地为作家们解读牟山湿地公园后,对中牟的未来充满信心。热烈的掌声中,王银玲特有的笑声响起,如同银铃!

王银玲的笑声真诚欢快,表达着她内心的阳光、热情,表达对工作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她的笑,发自内心深处,很中牟,很中原,极具感染力和穿透力。她银铃般的笑声,是中牟又一道对外交流的“精神名片”,是中牟文化自信大锦绣上的一朵花……

那是个有风的下午,隔着鹭鸣湖,对岸荷塘变得柔弱无骨,似乎一个波浪就会把它吞食。一群白鹭优雅地飞起来,又落在荷塘边缘,为鹭鸣湖划出一道“S”形白线,抵挡着波浪对荷塘的侵犯。

芦苇被风扶起,荷塘也恢复了强壮,就如刚在对岸收入在镜头里的一样,只是增加了立体与深邃。

不知是中巴车窗,还是瞳孔的缘故,在我的视网膜上,鹭鸣湖是筌篻的倒影。此岸的芦苇与对岸的荷塘犹如筌篻的双排弦,湖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共鸣箱。

车后传来筌篻曲《清明上河图》,声音好像是从透明的水上发出的,连水面也在微微地震动,清亮、浮泛、飘忽。再加上是与箫的重奏,筌篻更清越空灵,冷冷似雪山清泉之声。

曲声打开同车一位作家的话匣子,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,“筌篻城在中牟县东南二十华里,昔师延在此造筌篻,以悦灵公”。据此,筌篻城是古代

乡湿地的一些水面成了现在的小区,芦苇根长出了步行街,枸杞子成了背着沉重书包的实验小学学生。还有一种叫榆兰金花的虫子,几乎灭绝了此地的榆树这一树种,就像楼房挤兑了湿地。我一直牵挂着那个“世外桃源”。又过了9年,参加第三届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时,那个庞大美丽的雁鸣湖,释然了我9年的牵挂。那个精神原点的“世外桃源”已幻化为“都市型田园城市”。

之后,随着一年一届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的密集举办,我渐渐抵达并触及中牟生态的灵魂——中牟水系。我最新发现牟山湿地公园水系,恰好是一条反扣着的浓缩版黄河。它附着着清阳湖、淳泽湖、南溪湖,与贾鲁河串联起来的枫湖、象湖、龙子湖、龙湖组成了一个“苍龙七宿”。火苗状的枫湖便为心宿,雁鸣湖正是北斗星。

“只有”中牟。这是我2017年参加

筌篻城

□河北 高海涛

作者简介 高海涛,《沧州日报》副刊部主任,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辽沈晚报》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。著有《穿越侏罗纪》《森林里的陶笛声》《天外》《风儿来过我饭桌》等9部作品集,其中《森林里的陶笛声》荣获2009年度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。

集中制造筌篻的城池。黄帝乐师、中国音乐鼻祖师延,夏代末年投奔殷商做御用乐师。商朝末年,曾利用演奏的机会讽谏纣王。在纣王的威逼下乃作迷魂荡魄、心神颠倒之曲,使得纣王通宵达旦沉醉于靡靡声中,淫乐无度,不问政事。周武王兴师伐纣时,在涉濮水时沉水身亡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渐渐淡去,一串定弦的银铃般的笑声,又送来一曲筌篻曲。可听了半天,不知它来自何方。

听清楚了,是我18年记忆的中牟之声共鸣出的一支“筌篻曲”。第一乐章是一段男女对唱的黄梅戏。森林的深处,风被挡到了外面,只有静,静得让人感到了压抑。一唱一和的黄梅戏,虽然延长了林间的小路,反而让人心情舒畅。歌声间断处,是秋叶的落地声——那是我18年前参加的首届中牟金秋笔会。

那时的中牟还没有雁鸣湖,没有绿博园、方特,也没有规划馆、电影小镇等。更没有金色的《雁鸣湖金秋·散文卷》和银色的《雁鸣湖金秋·诗歌卷》。18年后,中牟在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建设上,取得了骄人业绩。而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也与迅速崛起的中牟同频共舞同翔,相映生辉。

6届笔会我有幸参加了5届。头一次,我似乎走进了一个“世外桃源”,被黄河故道、湖泊与森林的静与美俘虏了。参加第二届“雁鸣湖金秋笔会”时,“世外桃源”有了一个雁鸣湖的名字,中牟有了开发雁鸣湖的意向。回来后,我写了一篇《榆树,与湿地有关》的散文,写了故

“金秋笔会”后领悟。中牟恰似一个强壮的雁身,黄河是它的脖颈与头颅。这是一个积蓄着力量,又充满了中原文明的躯体。“郑汴一体化”给了中牟一双独一无二的翅膀。一个叫郑东新区,一个叫汴西新区。

这次“全国小小说名家看中牟”,从郑州东站到中牟,《河南观察》杨海燕主编一直为我讲解郑汴大道两侧新崛起的大片的高楼。听着、看着,眼前出现一个“人”字雁阵。在中原之中,加速飞行。头雁的躯体积聚着华夏文明的基因,两翅正是黄河两岸的华夏大地。在官渡黄河大桥,我看到了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,描写的那只大鸟“若将飞而未翔”的境界。

遥想上古时期,筌篻城是圃田泽、崔苻泽相拥的一片高地,木秀竹茂,环境怡人。且离古都新郑、商都郑州很近,是一个上好的为宫廷制造筌篻等各种乐器、排练歌舞的地方。

笔会上,听到一个消息。“筌篻城”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项目,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强生态、文化支撑的重要工程,已纳入郑州市生态保遗产项目。一期园区建成以后,将成为中牟首个集文物保护、文物展示、旅游休闲、文化教育、文艺演出、主题宣传为一体的多功能遗址生态文化公园。到时,中牟又多了一张“名片”。

18年,中牟已然成年,貌美潘安,声若筌篻,眼睛深邃如潮。郑州与开封是双排弦,中牟就是共鸣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这些来自黄河两岸的作者,便是双排弦,中牟还是共鸣箱。

中牟,一座名副其实的筌篻城。

作者简介

赵长春,河南方城人,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等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。多篇作品收入过年度最佳文集、多地高招、中招模拟试题、真题。出版有小说集《我的袁店河》、散文集《我的望留季节》、诗歌集《我的花花世界》、小说集《我的袁店河传奇》。

